上訴案件編號：1044/2009

合議庭裁判日期：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一日

主題：

非法僱用罪

具收益非法收容罪

非法收容罪

操縱賣淫罪

獲證事實不足支持裁判

審查證據方面存在明顯錯誤

刑罰特別減輕

連續犯

裁判書內容摘要：

1. 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是指法院在認定事實時違反法定證據證明力，或認定事實時作出不合乎常理或違反邏輯的判斷。
2. 《刑事訴訟法典》第四百條第二款c項規定的「獲證事實不足」的瑕疵是指法院沒有完全審理整個訴訟標的而出現的獲證事實不足以支持有罪裁判的情況。
3. 《刑法典》第六十六條第二款c項要求者是行為人作出積極可足以

明顯減輕其實施的犯罪事實的不法性的舉動，才可獲特別減輕處罰。

4. 符合連續犯條件的相當減輕罪過程度的情況必須是由一外在情況所誘發、便利、促使或驅使而導致行為人再次、甚至乎一而再，再而三地連續犯罪。對行為人而言，外在情況對其產生的誘發、便利、促使或驅使連續犯罪的作用實質上令行為人決定不犯罪的自由度減少。當行為人選擇不犯罪的自由減少，則其罪過程度亦相應減低。
5. 連續犯在其實質構成方面是真正的犯罪競合，但基於行為人隨後的各次犯罪的罪過程度逐次明顯減輕，故為着處罰的目的，法律把它擬定為單數犯罪。

裁判書製作法官

賴健雄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
刑事上訴卷宗第 1044/2009 號
合議庭裁判

一、序

A，其身份資料已載於卷宗，就澳門特別行政區初級法院刑事法庭對其作出的一審有罪裁判不服，向本中級法院提起平常上訴。

根據原審法院的有罪裁判，上訴人 A 被判處既遂實施二十三項第 6/2004 號法律第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的「非法僱用罪」，十三項同一法律第十五條第二款規定的「具收益非法收容罪」，一項同一法律第十五條第一款的「非法收容罪」及九項 6/97/M 號法律第八條第二款規定的「操縱賣淫罪」，數罪併罰，處以四年零九個月徒刑。

根據上訴狀結論部份，上訴人提出以下的上訴理由：

綜上所述，可得出如下結論：

(1) 在被上訴之裁判中裁定上訴人為直接正犯，其既遂行為觸犯了：23 項 8 月 2 日第 6/2004 號法律第 16 條第 1 款所規定及處罰的非法僱用罪，每項判處 9 個月徒刑；13 項 8 月 2 日第 6/2004 號法律第 15 條第 2 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具收益的非法收容罪，每項判處 2 年 3 個月徒刑；1 項 8 月 2 日第 6/2004 號法律第 15 條第 1 款所規定及處罰的非法收容罪，判處 6 個月徒刑；及 9 項 7 月 30 日第 6/97/M 號法律第 8 條第 2 款所規定及處罰的操控賣淫罪，每項判處 1 年徒刑。四十六罪競合，合共判處 4 年 9 個月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

(2) 除了保留應有的尊重態度外，上訴人對被上訴的裁判不服，故提請本上訴。

(3) 第一；在“定罪”部份可見，被上訴之裁判非法僱用罪中，認為第 9

條（即第 9 證人）之事實不能構成對上訴人之非法僱用罪；但對具收益的非法收容罪，則認定同一事實所指之證人，由上訴人提供住宿時已屬符合這一罪行；

(4) 但因著疏忽、大意而沒有查清被僱用者的身份資料而獲無罪開釋非法僱用罪，則亦應無罪開釋非法收容罪；故被上訴之裁判存在應審理事宜但沒有被審理之漏洞，

(5) 爲此，法院應宣告這一項具收益的非法收容罪罪名不成立，並無罪開釋上訴人；

(6) 此外，同一狀況亦可見於第 5 條(第 5 證人)、第 2 條(第 2 證人)、第 3 條(第 3 證人)、第 4 條(第 4 證人)、第 6 條(第 6 證人)、第 8 條(第 8 證人)、第 10 條(第 10 證人)、第 11 條(第 11 證人)、第 20 條(第 20 證人)；

(7) 故法院亦應宣告上述 9 項具收益的非法收容罪罪名不成立，並無罪開釋上訴人；然而，被上訴之裁判並沒有作出上述之裁判；

(8) 爲此，被上訴之裁判，在對於有關事實列，即第 9 條、第 5 點、第 2 條至第 4 條、第 6 條、第 8 條、第 10 條、第 11 條、第 20 條中之審理及定罪量刑時，存在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2 款 a)項規定之“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之瑕疵，故應被宣告被廢止，及相對應之罪名宣告不成立。及

(9) 第二；被上訴之裁判裁定上訴人 9 項操縱賣淫罪罪名成立，但上訴人僅對本身之員工(包括已經證實事實中所指人士)向客戶推薦按摩、擦背服務；

(10) 倘認定操縱賣淫罪罪名，必須存在賣淫活動，並由上訴人操縱，這時方可裁定這種罪名成立；

(11) 僅得第 1 證人至第 24 證人，其等自稱曾從事賣淫活動，

(12) 但除了上述證人外，並沒有其他證人以證實上述證人向其提供賣淫服務，

(13) 在客觀證據而言，被指進行賣淫活動之場所，實質上存在大廳及貴賓房以提供合法的按摩服務，

(14) 難以相信在大廳之中、眾目睽睽之下進行賣淫活動，

(15) 即使在貴賓房中，因著政府對“芬蘭浴室”之行政許可規定下，每一貴賓房均不能設有任何門鎖，任何人均可在任何時間進入該等貴賓房，且在每一門外張貼告示表明不可在貴賓房內從事任何違法活動；這與一般的進行賣

淫活動場所必須具有隱蔽性這一重要特徵有著明顯的不同，

(16) 由一般市民亦可因著上述的理由，從而合理及簡單地判斷出未能證實在所指之場所中進行賣淫活動;故上訴人應被宣告因著無法證實曾存在賣淫活動，且由土訴人所操縱，故應宣告這等罪名均不成立;

(17) 爲此，被上訴之在裁定上訴人 9 項操縱賣淫罪罪名成立，在審查證據時違反一般經驗法則，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2 款 c)項規定之“審查證據方面存在明顯有錯誤之瑕疵”，故應被宣告被廢止，

(18) 並因著存疑無罪這一根本性原則下，無罪開釋上訴人之 9 項操縱賣淫罪。及

(19) 第三;就著被上訴之裁判裁定 13 項具收益的非法收容罪罪名成立、及 1 項非法收容罪罪名成立，上訴對此部份不服，並就此部份提請本上訴。

(20) 上訴人被指收受每名被非法收容者每日 80 元澳門幣，並給予工作地點——浴室作爲住宿。但每日 80 元根本無法在澳門租賃任何地方以供住宿;

(21) 此外，由載於卷宗內第 17 頁至第 19 頁之相片，及附呈之相片 1 至相片 5 可見，在上述工作地點中，根本沒有任何可供各證人住宿的跡象——如各人的隨身衣物、清潔用品、護理用品、貴重物品等等;亦可見上述工作地點非常狹窄，根本上不可能同時讓廿多人同時居住在上述工作地點;

(22) 上述的 80 元收費，實際上是工作地點收取各證人的用品收費，即公司要證人向工作地點支付工作時所需的用水、用電、沐浴用品、毛巾等雜物，並以此等用品對顧客提供服務，

(23) 故此，因著上訴人沒有向各證人提供住宿，故 13 項具收益的非法收容罪、及 1 項非法收容罪均應被宣告罪名不成立，

(24) 故被上訴之裁判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2 款 c)項規定之“審查證據方面存在明顯有錯誤之瑕疵”，故應被宣告被廢止，及

(25) 宣告上訴人沒有向各證人提供住宿，故 13 項具收益的非法收容罪、及 1 項非法收容罪均應被宣告罪名不成立。

(26) 第四;倘法院不這樣認爲時，

(27) 上訴人仍對被上訴之裁判裁定 13 項具收益的非法收容罪罪名成立不服，

(28) 從各證人於刑事起訴法庭作出供未來備忘用之聲明筆錄中可見，均指該等證人需交錢(80 元)予櫃枱;

(29) 但由該等證人交錢(80 元)予櫃枱後，則沒有再有任何有關於上述罪行之事實;當中沒有證實該等金錢之實質獲益者是上訴人?第三人?又或是各證人本身?

(30) 因著沒有足夠證據及事實列以證實上述金錢(80 元)是由上訴人或其他第三人得益，故就不能符合第 6/2004 號法律第 15 條第 2 款規定之構成要件，這樣，被上訴的裁判，出現了應審理的事宜但沒有審理的漏洞，

(31) 我們認為，在上述的理據及分析下，僅能裁定上訴人的 13 項具收益的非法收容罪，改判為 13 項的非法收容罪，從而作出適當量刑;

(32) 為此，綜上所述，被上訴之裁判在事實不足之情況下，仍然裁定上訴人 13 項具收益的非法收容罪罪名成立，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2 款 a)項規定之“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之瑕疵，故應被宣告被廢止;

(33) 我們認為，應改判處 13 項的非法收容罪，從而作出適當之量刑。

(34) 第五;倘法院不這樣認為時，上訴人提請如下理據;

(35) 於審判聽證時，上訴人對於非法僱用行為行出毫無保留自認，對於非法僱用行為行出毫無保留自認的這一種態度，自上訴人成為嫌犯開始已存在，且一直保持至審判聽證之時。這可見於載於卷宗內第 5 頁、第 6 頁、第 131 頁及背頁、第 270 頁及第 271 頁，即分別於治安警察局、檢察院、及刑事起訴法庭時之詢問筆錄中。而載於卷宗內之本社工報告，亦明白地記載著上訴人對非法僱用罪行的坦誠及後悔態度。

(36) 毫無疑問，對於非法僱用行為，因著所必須查明之事實較多，且很多時僅僱用及被僱用者之間之協議，故作出查證時，必然地對法院構成認定事實及定罪量刑之加重工作及困難，

(37) 上訴人對上述非法僱用行為之事實作出之自認，無疑是一種悔悟的表現，且亦可見屬於在犯罪之後存在明顯減輕事實之不法性或行為人之罪過之情節，

(38) 為此，就著被指控之非法僱用之行為，應獲得法定之《刑事訴訟法典》第 325 條所規定之優惠;及《刑法典》第 66 條第 1 款與第 2 款 f 項之規定

之減輕情節之優惠;晨曦

(39) 為著證實上訴人曾於庭審中作出如上之陳述，故上訴人請求中級法院應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415 條之規定，再次調查上述證據。

(40) 尤其是聽取附呈之庭審錄音之資料中上訴人作陳述之內容;這樣，更能查明事實真相以實踐公義;並證實上訴人曾作出這一部份的自認。

(41) 因著被上訴之裁判中，沒有認定上訴人在這一部份存在自認及悔悟行為;且經一般經驗法則下，亦可得知上述事實與本訴訟所指控之事實及罪名有著適當因果關係，即是否應對上訴人給予有關法定優惠，

(42) 故在中級法院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415 條之規定再度調查證據並聽取連同本卷宗上呈之錄音資料中上述上訴人之作證言部份之內容後，

(43) 應宣告被上訴之裁判，在對上訴人對於非法僱用行為行出毫無保留自認之行為，沒有作出《刑事訴訟法典》第 325 條、及《刑法典》第 66 條第 1 款與第 2 款 f)項規定之優惠，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1 款所規定之“錯誤理解法律而生之瑕疵”;故宣告被廢止，及

(44) 上訴人認為，在正確理解上述之規定下，應宣告上訴人獲得特別減輕之優惠，並從而根據《刑法典》第 67 條之規定作出適當量刑。

(45) 第六;倘法院不這樣認為時，上訴人仍然不服，並提請如下理據;

(46) 由已經證實之事實列可見，各行為前後僅相距 39 日，

(47) 發生事實之地點，均在上述工作地點，而上訴人為工作地點之經理，

(48) 實施各不法行為之時，每一項控罪，上訴人均存在故意之可能性，但因著上述各理據，在每一次決意作出不法事實之時，上訴人均因著上述各情況而使故意之程度每次均有所減低，

(49) 而各項控罪中，可區分為其收益的非法收容、非法收容、操縱賣淫、及非法僱用四大種類，而每一種類控罪之間亦有多項控罪，上訴人在實施上述各不法行為事，實質上存在一個總體故意，使工作場所繼續營運;

(50) 而上述理據，實質上亦是外在的誘發因素，各罪行在時間上亦存在一定聯繫，此外，上訴人被指控之控罪均屬公罪，及從所欲保護之法益而言，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整體，而消極主體存在單一性;

(51) 故上訴人已符合了《刑法典》第 29 條第 2 款所規定之連續犯之規定，

故應適用《刑法典》第 73 條而作出判決及量刑;

(52) 故被上訴之裁判違反《刑法典》第 29 條第 2 款及第 73 條之規定，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1 款所規定之“錯誤理解法律而生之瑕疵”，故應被宣告被廢止;

(53) 上訴人認為，在正確適用《刑法典》第 29 條第 2 款及第 73 條之規定下，應宣告上訴人各罪行存在連續犯之狀況，並據此作出適當量刑。

(54) 第七;因著上述的全部或任一理據，

(55) 被上訴的裁判明顯過重，

(56) 上訴人屬初犯，需獨力養育未成年兒子，罪過程度不高，

(57) 由卷宗內上訴人的部份認罪態度，及其所涉及的罪行而言，

(58) 對上訴人之各罪行競合下僅判處三年以下之徒刑屬適當;

(59) 且由上述之理據可見，僅對上訴人作譴責並以監禁作威嚇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這亦符合了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的需要，

(60) 爲此，法院在量刑部份，應宣告不超於三年之徒刑，並准予緩刑不超於四年執行;但被上訴的裁判因著上述全部或任一瑕疵，致使量刑過重，必然地導致了未能依法給予緩刑優惠;

(61) 爲此，被上訴的裁判，在量刑部份，因著上述全部或任一瑕疵，沒有給予上訴人緩刑優惠，這違反了《刑法典》第 48 條至第 55 條之規定，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1 款規定之“錯誤理解法律而生之瑕疵”，故應被宣告被廢止;

(62) 上訴人認為，在更全面地處理上述全部或任一瑕疵下，結合《刑法典》第 48 條至第 55 條之規定，應宣告給予上訴人不超於三年之徒刑及准予不超於四年緩刑執行之優惠。

(63) 最後，上訴人向法院聲請審理其具權限依職權可審理之違法性瑕疵，並一如既往作出公正裁決。

C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415 條之規定再度調查證據

- (1) 為著證實本上訴陳述書狀之第 103 條之事實列為真實;
- (2) 且上述事實列獲證實，對於就本上訴查明事實真相以實踐公義屬必須;
- (3) 為此，中級法院應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415 條之規定再度調查證據;
- (4) 即聽取連同本卷宗上呈之庭審錄音資料，尤其是上訴人於審判聽證時所作出陳述之全部內容。

D

請求

綜上所述，現向法院請求如下:

- (1) 接納本上訴陳述書狀及全部附件;及
- (2) **著令將庭審錄音之資料，以適當方式一併上呈予中級法院以供審閱;**
及，由中級法院
- (3) 著令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415 條之規定再度調查證據，並聽取連同本卷宗上呈之錄音資料中上訴人之作陳述部份之內容;及
- (4) 宣告被上訴之裁判，在對於有關事實列，即第 9 條、第 5 條、第 2 條至第 4 條、第 6 條、第 8 條、第 10 條、第 11 條、第 20 條中之審理及定罪量刑時，存在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2 款 a)項規定之“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之瑕疵，故宣告被廢止，及相對應之罪名宣告不成立。及
- (5) 宣告被上訴之在裁定上訴人 9 項操縱賣淫罪罪名成立這一部份，在審查證據時違反一般經驗法則，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2 款 c)項規定之“審查證據方面存在明顯有錯誤之瑕疵”，故宣告被廢止，並因著存疑無罪這一根本性原則下，無罪開釋上訴人之 9 項操縱賣淫罪。及
- (6) 宣告被上訴之裁判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2 款 c)項規定之“審查證據方面存在明顯有錯誤之瑕疵”，故應被宣告被廢止，及宣告上訴人沒有向各證人提供住宿，故 13 項具收益的非法收容罪、及 1 項非法收容罪均應被宣告罪名不成立。

倘法院不這樣認為時，則

(7) 宣告被上訴之裁判在事實不足之情況下，仍然裁定上訴人 13 項具收益的非法收容罪罪名成立，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2 款 a) 項規定之“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之瑕疵，故應被宣告被廢止；及宣告改判處 13 項的非法收容罪，從而作出適當之量刑。

倘法院不這樣認為時，則

(8) 因著在中級法院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415 條之規定再度調查證據並聽取連同本卷宗上呈之錄音資料中上述上訴人之作證言部份之內容後，宣告被上訴之裁判，在對上訴人對於非法僱用行為行出毫無保留自認之行為，沒有作出《刑事訴訟法典》第 325 條、及《刑法典》第 66 條第 1 款與第 2 款 f) 項規定之優惠，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1 款所規定之“錯誤理解法律而生之瑕疵”；故宣告被廢止，及宣告上訴人獲得特別減輕之優惠，並從而根據《刑法典》第 67 條之規定作出適當量刑。

倘法院不這樣認為時，則

(9) 宣告被上訴之裁判違反《刑法典》第 29 條第 2 款及第 73 條之規定，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1 款所規定之“錯誤理解法律而生之瑕疵”，故宣告被廢止；及宣告根據《刑法典》第 29 條第 2 款及第 73 條之規定下，上訴人各罪行存在連續犯之狀況，並據此作出適當量刑。及

(10) 宣告被上訴之裁判，在量刑部份，因著上述全部或任一瑕疵，沒有給予上訴人緩刑優惠，這違反了《刑法典》第 48 條至第 55 條之規定，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1 款規定之“錯誤理解法律而生之瑕疵”，故宣告被廢止；及宣告結合《刑法典》第 48 條至第 55 條之規定，應宣告給予上訴人不超於三年之徒刑及准予不超於四年緩刑執行之優惠。及

(11) 接納上訴人向法院聲請審理其具權限依職權可審理之違法性瑕疵，並一如既往作出公正裁決。

檢察院就上訴依法提交答覆，認為上訴應被判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判。

隨後上訴連同原卷宗上呈至本中級法院，駐本院的助理檢察長依

法作出檢閱，並就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提出其法律意見，並結論主張上訴的理由明顯不成立，應予駁回。

經裁判書製作法官依法作出初步審查，當中指出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應予駁回，並決定以評議會方式審理。

經兩位助審法官依法檢閱後，本上訴提交評議會審理。

二、理由說明

根據原審法院的一審裁判，下列者為獲證事實：

嫌犯A是位於本澳XXX街XXX號XXX商業中心地庫“B芬蘭浴”的人事部經理，主要負責芬蘭浴場面工作，招呼客人，其中還涉及人員的招聘事務及安排工作。

2007年7月22日晚上7時，治安警察局警員接獲舉報前往上址執行稽查活動時，發現一批形跡可疑的女子，部份人士為持有中國旅遊證件或未能出示有效身份證明文件的內地居民，遂將彼等帶返警局接受調查。

1.

2007年6月中旬，C透過一名叫“D”的女子安排下從珠海乘船偷渡來澳。

之後，C在“D”的介紹下到“B芬蘭浴”應徵按摩技師，並由嫌犯負責接見。

當時，嫌犯曾向C要求出示其可在本澳工作的合法證件，但C未能出示有關證件。同時，嫌犯亦要求C將衣服脫光讓其檢查身體，以便安排其從事按摩及賣淫活動。自此，即2007年6月中旬，嫌犯便聘用C在上址桑拿擔任按摩技師及向客人提供性服務，每接待一名客人C可獲澳門幣500圓薪酬。

嫌犯清楚知悉C未具有可在本澳合法逗留的證明文件的情況下，便安排其在上址宿舍留宿，且向其收取每日租金澳門幣80圓。

2.

2007年7月19日下午，E透過一名叫“F”的不知名男子安排下偷渡來澳。同時，經“F”向其交付一編號不詳的證件。

之後，E在“F”的安排下前往“B芬蘭浴”應徵按摩技師，並由嫌犯負責接見。當時，E向嫌犯出示了一本偽造的證件。嫌犯在沒有清楚查核E所出示證件的真實情況下，自2007年7月20日起聘用E在上址桑拿擔任按摩技師，每接待一名客人E可獲澳門幣350圓薪酬。

此外，嫌犯亦在沒有清楚查核E是否具備可在本澳合法逗留的證明文件的情況下，使安排其於上址宿舍留宿，且向其收取每日租金澳門幣80圓。

3.

在未能查明之日，G乘坐舢舨偷渡來澳。

來澳後，G到上址桑拿應徵按摩技師，並由嫌犯負責接見。

當時，嫌犯並沒有要求G出示其可在本澳工作的合法證件，並要求G將衣服脫光讓其檢查身體，以便安排G從事按摩及賣淫活動。嫌犯自2007年6月21日起聘用G在上址桑拿擔任按摩技師及向客人提供性服務，每次提供按摩服務G可獲澳門幣300圓薪酬，而每次提供性服務則可獲澳門幣500圓薪酬。

嫌犯亦在沒有清楚查核G是否具備可在本澳合法逗留的證明文件的情況下，使安排其於上址宿舍留宿，且向其收取每日租金澳門幣80圓。

G每週可收取約澳門幣4,000至5,000圓薪酬。

4.

在未能查明之日，H透過一名叫“T”的不知名男子協助下乘坐舢舨偷渡來澳。

來澳後，H被帶往“B芬蘭浴”應徵工作，並由嫌犯負責接見。

當時，嫌犯並沒有要求H出示其可在本澳工作的合法證件，並要求H將衣服脫光讓其檢查身體，以便安排H從事按摩及賣淫活動。嫌犯自2007年7月4日起聘用H在上址桑拿擔任按摩技師及向客人提供性服務，每接待一名客人不論H有否提供性服務皆可獲澳門幣500圓薪酬。

嫌犯亦在沒有清楚查核H是否具備可在本澳合法逗留的證明文件的情況下，便安排其於上址宿舍留宿，並向其收取每日租金澳門幣80圓。

H 每週可收取約澳門幣 4,000 至 5,000 圓薪酬。

5.

2007 年 7 月 2 日，J 透過一名叫“K”的男子安排乘船偷渡來澳，並取得一本偽造的中國護照。

來澳後，J 在“K”安排下前往“B 芬蘭浴”應徵按摩技師，並由嫌犯負責接見。當時，J 向嫌犯出示上述偽造的證件。嫌犯在沒有清楚查核 J 所出示證件的真實情況下，並要求 J 將上衣脫掉讓其檢查身體，以便安排 J 從事按摩及賣淫活動。嫌犯自 2007 年 7 月 3 日起聘用 J 擔任桑拿按摩技師及向客人提供性服務，每接待一名客人 J 可獲澳門幣 350 圓薪酬。

嫌犯清楚知悉 J 為非法逗留人士，仍安排其於上址宿舍留宿，並向其收取每日租金澳門幣 80 圓。

6.

在尚未查明之日，L 從珠海偷渡來澳。

2007 年 7 月 18 日，L 被一不知名男子帶到“B 芬蘭浴”應徵工作，並由嫌犯負責接見。

當時，嫌犯並沒有要求 L 出示任何其可在本澳工作的合法證件，並要求 L 將上衣脫掉讓其檢查身體，以便安排 L 從事按摩及賣淫活動。自此，嫌犯便聘用 L 在上址桑拿擔任按摩技師及向客人提供性服務，每接待一名客人及提供性服務 L 可獲澳門幣 500 圓薪酬。

同時，嫌犯在沒有清楚查核 L 是否持有可在本澳合法逗留的證明文件的情況下，使安排其在上址宿舍留宿，且向其收取每日租金澳門幣 80 圓。L 亦已分別繳付了澳門幣 1,400 圓押金及澳門幣 200 圓租金。

7.

2005 年 12 月 9 日，M 持其本人的中國護照進入澳門，有效逗留期至 2006 年 12 月中旬。

來澳後，M 到“B 芬蘭浴”應徵工作，並由嫌犯負責接見。

當時，M 向嫌犯出示其中國護照，同時，嫌犯亦要求 M 將上衣脫掉讓其檢查身體，以便安排 M 從事賣淫活動。嫌犯自 2006 年 1 月起聘用 M 在上址桑

拿擔任按摩技師及向客人提供性服務，每接待一名客人 M 可獲澳門幣 500 圓薪酬。

M 一直在上址工作並由嫌犯安排其在宿舍留宿，每日租金澳門幣 80 圓。

8.

2007 年 7 月上旬，確實日期不詳，N 在珠海透過一名叫“O”的女子安排下從珠海乘船偷渡來澳。

之後，N 到“B 芬蘭浴”應徵工作，並由嫌犯負責接見。

當時，嫌犯並沒有要求 N 出示其可在本澳工作的合法證件，並要求 N 將上衣脫掉讓其檢查身體，以便安排 N 從事按摩及賣淫活動。自此，嫌犯聘用 N 在上址桑拿擔任按摩技師及向客人提供性服務，每接待一名客人 N 可獲澳門幣 480 圓薪酬。

嫌犯亦在沒有清楚查核 N 是否持有可在本澳合法逗留的證明文件的情況下，便將其安排於上址宿舍留宿，且向其收取每日租金澳門幣 80 圓。

直至被警員揭發止，N 共收取約澳門幣 3,000 圓薪酬。

9.

2007 年 7 月 20 日，P 透過一名叫“Q”的男子安排下從內地偷渡來澳。

2007 年 7 月 21 日，P 到“B 芬蘭浴”應徵工作。當時，嫌犯在沒有清楚查核 P 是否持有可在本澳合法逗留的證明文件的情況下，便將其安排於上址宿舍留宿，且向其收取每日租金澳門幣 80 圓。

10.

2007 年 7 月 10 日，R 透過一名叫“S”的不知名男子安排下從內地偷渡來澳。

之後，由“S”帶領下到“B 芬蘭浴”應徵，並由嫌犯負責接見。

當時，嫌犯沒有要求 R 出示其可在本澳工作的合法證件，自 2007 年 7 月 10 日起安排 R 在上址桑拿接受培訓，之後聘用其在上址擔任按摩技師。

嫌犯在沒有清楚查核 R 是否持有可在本澳合法逗留的證明文件的情況下，便將其安排於上址宿舍留宿，且向其收取每日租金澳門幣 80 圓。

直至警方揭發止，**R** 已繳付的租金約澳門幣 800 圓。

11.

2007 年 7 月 15 日，**T** 透過一不知名男子安排下從內地偷渡來澳。

之後，**T** 由該不知名男子介紹下到“**B** 芬蘭浴”應徵工作，並由嫌犯負責接見。

當時，嫌犯並沒有要求 **T** 出示其可在本澳工作的合法證件，仍自 2007 年 7 月 15 日起聘用其在上址桑拿擔任按摩技師，每接待一名客人 **T** 可獲約澳門幣 300 圓薪酬。

嫌犯亦在沒有清楚查明 **T** 是否持有可在澳門合法逗留的證明文件的情況下，便將其安排於上址宿舍留宿，且向其收取每日租金澳門幣 80 圓。

12.

2007 年 7 月 20 日，**U** 透過一名叫“**V**”的不知名男子安排下從珠海偷渡來澳。

之後，**U** 由“**V**”介紹下到“**B** 芬蘭浴”應徵，並由嫌犯負責接見。

當時，嫌犯曾要求 **U** 出示其可在本地區工作的合法證件，但 **U** 表示其不具備有關證件，嫌犯仍自 2007 年 7 月 20 日聘用 **U** 在上址桑拿擔任按摩技師，每接待一名客人 **U** 可獲約澳門幣 350 圓薪酬。

嫌犯亦清楚知悉 **U** 不具備可在本澳合法逗留的證明文件的情況下，便將其安排於上址宿舍留宿。

13.

2007 年 6 月 26 日，**W** 透過一不知名男子安排下從珠海乘船偷渡來澳。

之後，**W** 到“**B** 芬蘭浴”應徵按摩技師，並由嫌犯負責接見。

當時，嫌犯要求 **W** 出示其可在本地區工作的合法證件，但 **W** 表示自己為非法入境者且不具備有關證件。嫌犯同時要求 **W** 將上衣脫掉讓其檢查身體，以便安排其從事按摩及賣淫活動。嫌犯於 2007 年 6 月 28 日起聘用其擔任按摩技師及向客人提供性服務，每接待一名客人 **W** 可獲澳門幣 500 圓薪酬。

嫌犯亦清楚知悉 **W** 為非法入境人士，仍安排其在上址宿舍留宿，且向其

收取每日租金澳門幣 80 圓。

直至被揭發止，**W** 共收取澳門幣 5,000 圓薪酬。

14.

2007 年 6 月 28 日，**X** 透過一名叫“**Y**”的不知名男子安排下從珠海乘船偷渡來澳。

之後，**X** 由“**Y**”安排下到“**B 芬蘭浴**”應徵工作，並由嫌犯負責接見。

當時，嫌犯清楚知悉 **X** 不具備可在本地區工作的合法證件，同時要求 **X** 將衣服脫光讓其檢查身體，以便安排其從事按摩及賣淫活動。嫌犯自 2007 年 6 月 28 日起聘用 **X** 在上址桑拿擔任按摩技師及向客人提供性服務，每接待一名客人 **X** 可獲澳門幣 500 圓薪酬。

嫌犯亦清楚知悉 **X** 未具備可在本澳合法逗留的證明文件情況下，便安排其在上址宿舍留宿，且向其收取每日租金澳門幣 80 圓。

直至被揭發止，**X** 共收取約澳門幣 5,000 多圓。

15.

2006 年 12 月至 2007 年 3 月期間，**Z** 曾於“**B 芬蘭浴**”擔任按摩技師。當時，由嫌犯接見並安排工作。嫌犯清楚知悉 **Z** 並不具備可在本澳工作的合法證件。

2007 年 7 月 10 日，**Z** 持第 GXXX 號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進入澳門，有效逗留期至 2007 年 7 月 24 日。

2007 年 7 月 20 日，**Z** 再次到“**B 芬蘭浴**”，嫌犯在清楚知悉 **Z** 並不具備可在本澳工作所需的合法證件情況下，再次聘用 **Z** 在上址桑拿擔任按摩技師，每接待一名客人 **Z** 可獲澳門幣 500 圓薪酬。

16.

2007 年 7 月 12 日，**Aa** 持第 GXXX 號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進入澳門，有效逗留期至 2007 年 7 月 26 日。

2007 年 7 月 16 日，**Aa** 到“**B 芬蘭浴**”應徵工作，並由嫌犯負責接見。當時，**Aa** 向嫌犯出示其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

嫌犯清楚知悉 **Aa** 並不具備可在本澳工作所需的合法證件，仍自 2007 年 7 月 17 日起聘用 **Aa** 在上址桑拿擔任按摩技師，每接待一名客人 **Aa** 可獲澳門幣 400 圓薪酬。

17

2007 年 7 月 10 日，**Bb** 持第 GXXX 號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進入澳門，有效逗留期至 2007 年 7 月 24 日。

2007 年 7 月 18 日，**Bb** 到“B 芬蘭浴”應徵工作，並由嫌犯負責接見。當時，**Bb** 向嫌犯出示其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

嫌犯清楚知悉 **Bb** 並不具備可在本澳工作所需的合法證件，仍自 2007 年 7 月 18 日起聘用 **Bb** 在上址桑拿擔任按摩技師，每接待一名客人 **Bb** 可獲澳門幣 400 圓薪酬。

18.

2007 年 7 月 6 日，**Cc** 持第 GXXX 號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進入澳門，有效逗留期至 2007 年 7 月 25 日。

2007 年 7 月 10 日，**Cc** 到“B 芬蘭浴”應徵工作，並由嫌犯負責接見。當時，**Cc** 向嫌犯出示其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

嫌犯清楚知悉 **Cc** 並不具備可在本澳工作所需的合法證件，仍自 2007 年 7 月 10 日起聘用 **Cc** 在上址桑拿擔任按摩技師，每接待一名客人 **Cc** 可獲澳門幣 400 圓薪酬。

19.

2007 年 7 月 19 日，**Dd** 持第 GXXX 號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進入澳門，有效逗留期至 2007 年 7 月 26 日。

2007 年 7 月 22 日，**Dd** 透過一名叫“**Ee**”的女子介紹下到“B 芬蘭浴”應徵工作，並由嫌犯負責接見。當時，**Dd** 向嫌犯出示其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

嫌犯清楚知悉 **Dd** 並不具備可在本澳工作所需的合法證件，仍自 2007 年 7 月 22 日起聘用 **Dd** 在上址桑拿擔任按摩技師，每接待一名客人 **Dd** 可獲按摩費約澳門幣 100 圓薪酬，刷背費約澳門幣 80 圓。

20.

2007年7月19日，**Ff**持第GXXX號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進入澳門，有效逗留期至2007年8月2日。

2007年7月22日，**Ff**透過一名叫“**Gg**”的女子介紹下到“**B**芬蘭浴”應徵工作，並由嫌犯負責接見。

當時，嫌犯並沒有要求**Ff**出示其可在本澳工作的合法證件，自2007年7月22日起聘用**Ff**在上址桑拿擔任按摩技師，每接待一名客人**Ff**可獲澳門幣200圓薪酬。

21.

2007年7月11日，**Hh**持第GXXX號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進入澳門，有效逗留期至2007年7月25日。

2007年7月21日，**Hh**透過一名叫“**Ii**”的友人介紹下到“**B**芬蘭浴”應徵工作，並由嫌犯負責接見。當時，**Hh**向嫌犯出示其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

嫌犯清楚知悉**Hh**並不具備可在本澳工作所需的合法證件，仍自2007年7月22日起聘用**Hh**在上址桑拿擔任按摩技師，每接待一名客人**Hh**可獲澳門幣400圓薪酬。

22.

2007年7月19日，**Jj**持第GXXX號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進入澳門，有效逗留期至2007年8月2日。

2007年7月20日，**Jj**到“**B**芬蘭浴”應徵工作，並由嫌犯負責接見。當時，**Jj**向嫌犯出示其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

嫌犯清楚知悉**Jj**並不具備可在本澳工作所需的合法證件，仍自2007年7月20日起聘用**Jj**在上址桑拿擔任按摩技師，每接待一名客人**Jj**可獲澳門幣70圓薪酬。

23.

2007年7月17日，**Kk**持第GXXX號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進入澳門，有效逗留期至2007年7月31日。

2007年7月21日，**Kk**到“**B**芬蘭浴”應徵工作，並由嫌犯負責接見。當時，**Kk**曾向嫌犯出示其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嫌犯清楚知悉**Kk**並不具備可在

本澳工作所需的合法證件，仍自 2007 年 7 月 22 日起聘用 Kk 在上址桑拿擔任按摩技師，每接待一名客人 Kk 可獲澳門幣 200 圓薪酬。

24.

2007 年 7 月 19 日，L1 持第 WXXX 號中華人民共和國往來港澳通行證進入澳門，有效逗留期至 2007 年 7 月 26 日。

2007 年 7 月 21 日，L1 到“B 芬蘭浴”應徵工作，並由嫌犯負責接見。當時，L1 曾向嫌犯出示其中華人民共和國往來港澳通行證。嫌犯清楚知悉 L1 並不具備可在本澳工作所需的合法證件，仍自 2007 年 7 月 21 日起聘用 L1 在上址桑拿擔任擦背女郎，每接待一名客人 L1 可獲澳門幣 80 圓。

*

上述所有人士賣淫時的客人，均由嫌犯負責介紹。

*

嫌犯清楚知道只有持特定合法證件的人仕才能受僱於本地區，且明知其所聘請的人仕並不具備可在本地區工作的合法證明文件，或極有可能不具備該等合法證明文件但仍接受之，為彼等提供工作，與其建立僱傭關係。

嫌犯明知在上址桑拿宿舍留宿的人士為非法入境人仕或極有可能在本澳屬非法逗留，仍安排彼等於宿舍留宿，並向其收取租金為其本人或第三人賺取不法利益。

其中，嫌犯更清楚知道 U 為非法入境人士，仍安排其於宿舍留宿，直至警方揭發止。

嫌犯為賣淫人士招攬顧客，協助其從事賣淫活動，以達到從中獲取非法利益之目的。

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行爲。

嫌犯清楚知悉其行爲是法律所不容許，會受法律之相應制裁。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為初犯。

嫌犯現職卡拉 OK 主任，月薪澳門幣 10,000 圓，嫌犯與前妻育有 1 名現年 10 歲就讀小學的兒子，離婚後兒子跟隨嫌犯生活。嫌犯學歷為中學畢業。

首先本合議庭必須申明上訴法院沒有義務就上訴人為支持其請求而提出的每一論據逐點回應，而僅是有義務審理上訴人在其上訴結論中所提出的每一問題。

1. 「非法僱用罪」 - 獲證事實不足支持裁判

根據上訴人就這一問題的理由陳述的內容，該問題與《刑事訴訟法典》第四百條第二款 a 項毫無關係。

上訴人實際主張者是認為既然原審法院沒有判處上訴人就第九證人實施「非法僱用罪」，則亦同樣基於上訴人的疏忽亦應無罪開釋其被判罪成的「非法收容罪」。基於同樣理由亦應裁判無罪開釋上訴人就獲證事實部份第 5、2、3、4、6、8、10、11 及 20 點事實所指的各證人所涉及的「收容罪」。

然而，這一主張毫無理由。

根據審檢分立原則，法院不能以訴訟標的以外的事實對被告人判罪。

因此，根據檢察院向上訴人提出的控訴，未有描述上訴人僱用第九證人 P 的事實。故原審法院並沒有開釋上訴人被控訴的非法僱用證人 P 的犯罪。

至於上訴人被裁定非法收容證人 P 的事實罪成則是基於獲證事實而得出的法律結果。

因此，上訴人就其被判非法僱用第 5、2、3、4、6、8、10、11 及 20 點所指述的人士的判罪提出爭議，亦基於相同理由而不能成立。

2. 「操縱賣淫罪」- 審查證據方面存在明顯錯誤

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是指法院在認定事實時違反法定證據證明力，或認定事實時作出不合乎常理或違反邏輯的判斷。

根據原審法院就「操縱賣淫罪」所認定的事實部份，各涉案的證人是在有關的場所擔任按摩技師及向客人提供性服務，事實上，這樣的結論並不是如上訴人所言般是違反一般經驗法則，相反在案中所涉及的場所從事賣淫活動按常理和一般邏輯並不是不可能發生的。

此外，原審法院在認定該等事實時所依據的是各涉案證人的證言，雖然是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二百五十三條錄取和在庭上宣讀的證言，但依法屬有效證據和法院得根據自由心證原則評價這些證據的證明力和採信之以認定控罪事實。

因此，獲證事實既無違反常理，而法院所評價的證據合法，故不存在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

3. 「具收益的非法收容罪」及「非法收容罪」- 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

上文第二點的理由說明完全適用，故本院僅全部引用裁定這部份上訴理由不成立。

4. 「具收益的非法收容罪」- 獲證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

《刑事訴訟法典》第四百條第二款c項規定的「獲證事實不足」的瑕疵是指法院沒有完全審理整個訴訟標的而出現的獲證事實不足以支持有罪裁判的情況。

然而，原審法院在一審有罪裁判的理由說明部份列出的獲證和不獲證事實為檢察院控訴事實的全部。此外，上訴人在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二百九十七條作出的書面答辯時並沒有提出待證事實。

此外在庭審時，亦未見有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三百三十九條及三百四十條規定出現事實變更。

因此，原審法院已完全審理了訴訟標的的全部，故不能出現事

實不足的瑕疵。

事實上，根據原審裁判就「具收益的非法收容罪」所認定的事實，各涉案的證人有向上訴人管理的場所的出納櫃檯交付每天捌拾圓澳門幣，以便彼等獲收容及在場所內從事按摩及提供性服務，因此，該獲證事實完全足以支持有關的判罪。

5. 「非法僱用罪」 - 刑罰特別減輕

上訴人認為其在一審法院就「非法僱用罪」受審時對控罪作出毫無保留的自認，因此，且在庭審前的階段亦一直採取認罪的態度，因此這一悔悟的表現應獲法院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三百二十五條規定的司法稅減半的優惠及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六十六條規定的特別減輕判刑。

上訴人主張基於原審法院沒有考慮上訴人的毫無保留的自認，故亦請求上訴法院根據第四百一十五條再次調查庭審的錄音以確定上訴人的毫無保留的自認態度。

《刑事訴訟法典》第四百一十五條規定再次調查證據的前提是上訴法院結論原審裁判患有第四百條第二款所規定的任一瑕疵，然而，就「非法僱用罪」，並未存在上述條文規定的任一瑕疵，因

此欠缺法定前提，故再次調查證據請求不成立。

根據審判聽證紀錄，未見原審法院有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三百二十五條的規定，就上訴人的自認作出詢問是否基於自由意思及在不受任何脅迫工作自認，亦未見載有上訴人的辯護人就原審法院沒有按第三百二十五條第一款為之而適時提出無效情事的爭議。

因此，即使存在遺漏，該無效情事亦根據第一百零七條第三款 a 項視為獲得補正，不能隨後再提出爭議。

儘管如上訴人所主張般其有毫無保留地自認，但其自認只涉「非法僱用罪」，而不包括控訴書中所載的其餘控罪，因此無論如何，原審仍需繼續庭上作證據調查以認定其餘控罪的事實，故原審法院不能根據第三百二十五條第二款 b 項立即轉而作口頭理由陳述，亦自然地不能根據 c 項因節省審查和調查證據的審判工作，而把將由嫌犯負擔的司法稅減半。

至於刑罰特別減輕的主張，本院認為請求明顯不成立。

雖然上訴人指出其就「非法僱用罪」有毫無保留自認和因此而符合《刑法典》第六十六條第二款 f 項的前提而應獲科處特別減輕

的判刑，但明顯地上訴人主張者是 c 項而非其錯誤指出的 f 項。

按本院的一貫司法見解，即使嫌犯自認，亦非必然自動產生第六十七條規定的減輕刑罰的作用。《刑法典》第六十六條第二款 c 項要求者是行為人作出積極可足以明顯減輕其實施的犯罪事實的不法性的舉動，才可獲特別減輕處罰。除了其主張的自認，我們不見得上訴人有何積極舉動能明顯減低其犯罪行為的不法性程度。

因此，這部份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

6. 連續犯

上訴人認為即使其前述的上訴理由均不成立，根據獲證事實應以連續犯論處。

連續犯的前提是在一連串的連續犯罪中，存在着一外在的情況因素，便利、誘使或迫使行為人第二次至後續各次的犯罪行為的實施。由於第二次及隨後次數的犯罪行為是在行為人被誘發或促使的情況下作出，行為人選擇不犯罪的自由變得越來越小，因此，隨後每次犯罪的邊際罪過一次比一次低。反之在一般的犯罪競合情況，即使屬同種競合，由於不存在可相當減輕行為人罪過的外

在的情況，行為人自第一次犯罪後的每次犯罪的罪過沒有降低，故須作數罪論處。

因此，符合連續犯條件的相當減輕罪過程度的情況必須是由一外在情況所誘發、便利、促使或驅使而導致行為人再次、甚至乎一而再，再而三地連續犯罪。對行為人而言，外在情況對其產生的誘發、便利、促使或驅使連續犯罪的作用實質上令行為人決定不犯罪的自由度減少。當行為人選擇不犯罪的自由減少，則其罪過程度亦相應減低。

基於以上的理由，《刑法典》第二十九條第二款最後部份規定連續犯僅作單一犯罪論處。這樣的規定表示根據犯罪通說，連續犯在其實質構成方面是真正的犯罪競合，但基於行為人隨後的各次犯罪的罪過程度逐次明顯減輕，故為着處罰的目的，把它擬定為單數犯罪。

然而，從一審法院認定的事實看來，本院未見存在一外來誘因足以可相當減輕上訴人在重覆多次實施犯罪時的罪過。

因此，連續犯的主張明顯不成立。

7. 量刑過重

縱觀一審法院所認定的全部事實及一切可供作量刑的情節，無論是各罪的個別判刑及數罪併罰而根據《刑法典》第七十一條裁量的單一刑罰，本院認為根據第六十五條的量刑標準，均未見判刑有過重之虞。

三、裁判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合議庭通過評議會表決，基於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裁定駁回上訴人 A 的上訴。

由上訴人支付訴訟費用當中包括十二個計算單位的司法稅及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四百一十條第四款規定處以八個計算單位的制裁。

發出拘留命令狀拘留上訴人 A 以便送往澳門監獄服刑。

通知各訴訟主體。

二零零九年三月十一日，於澳門特別行政區

賴健雄

蔡武彬

José M. Dias Azedo (司徒民正)